

## 年轻不可轻 第二届新民青少年社论大赛

新民周刊·第二届青少年社论大赛

金笔奖  
(冠军)

# 何以学“文”

□ 陈睿杰 | 上海市崇明中学高三(9)班 指导老师 | 倪惠琴

近两年，越来越多的考生将理科学习作为自己未来的专业发展方向。根据《上海市2024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选考科目要求》，物化双选，选专业自由度在95%以上；非物化双选，选专业自由度则在55%以下。未来，似乎选“理”已然是大势所趋，而文科则有式微之势。

《新民周刊》曾在2023年年末时发表过一篇名为《张雪峰，请认真道歉》的文章，就张雪峰引导大众偏重理科，轻视文科之现象发表了观点，认为张雪峰一“舔”之见的背后，其实是无数人都存在的偏见，单纯将文科专业简单地归结为服务业或“舔”也都是片面的。

当下，人们对文科的偏见确实存在，恐怕还有误读。是否学了理科，文科就必然式微？是否文理，就是水火不容的两端？

首先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所谓“文科”和“理科”之间并不应该是对立或者相斥的关系。一切学科无关乎其现世物质价值的高低，本身的智识价值全部平等，并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。即使是选修理科的同学们，也仍能从高中政史地的必修课上管中窥豹，感受到人文学科博大的思想和精妙的创作。

文理本就是一家，两者相得益彰，彼此借鉴。微积分的奠基人莱布尼茨，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，同时还是哲学史上乐观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；和他相近的还有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尔，同时又是直角坐标系的创始人；《纯粹理性批判》的作者康德，则是星云理论的开创者。当我们把文理当作泾渭分明的学科相互隔绝时，就会导致理科的研究人员缺乏必要的文科训练和哲学思考，而文科的从业人员又缺乏必要的科学素养和思辨能力，从而使具有全景视野的科学家变得如凤毛麟角，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遗憾。

我们还应关注到的是，所有的理科一定需要人文精神的指引。“理性不过是，也只能是激情的奴隶”，休谟如是说。这话当然值得商榷，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之理性的局限性。尤瓦尔·赫拉利就曾警告过：“（人）拥有了神的能力，但是不负责任，贪得无厌，而且连想要什么都不知道。天下危险，恐怕莫此为甚。”我们很难想象阿道夫·希特勒掌握了核裂变技术的1944年会变成什么样，同样地，我们也很难接受贺建奎教授偷偷摸摸地令两名基因编辑婴儿违法地“被诞生”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我们必然需要人文学科来指引和教导我们，如何正确地使用我们手中所掌握的先进技术。

从轴心时代一路走来的东方文化古国，不可能是将人文学科依附于科学技术之上的简单社会集群，更不可能将人文学科的成果矮化为所谓“同样值得尊重的服务业”。故而，为了正确审慎地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，为了在时代的浪潮中“正道直行”地贡献自己的力量，必然需要温暖而有厚度的人文学科来引导我们，使我们的精神内涵无限延展，从而建立个体与社会的关联。学理的吾辈青年，也不曾放下对哲学思想的探求，不曾忽视古代先贤的精神滋养。

何以学文？为了回答“我从何处来，往何处去，又要为我和这世间做什么？”的终极追问。